



妹双剑圣



聖劍雙姝

聖劍雙姝

Ⓣ

珠海出版社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第十六章 归藏步与莲花指

林斌将明明放在地下说道：“明明！别闹，我们坐下谈，我还有话问你。”

明明还是不依地转过身要打林斌。

岂知明明还在撒赖时，小腿突被一条冰冷冷的东西缠住，她转头一看，见是条小蛇，不禁大惊，但她一转念，想想林斌说过千年章鱼墨珠可制毒蛇，她忙从怀中取出林斌给她的墨珠，抖手打在蛇身之上，小蛇立即软绵绵地瘫在地上，明明伸出两指夹住小蛇七寸。

林斌想不到明明如此镇定，出手如此之快，忙出声阻止道：“明明！不要伤它，这是我饲养的小蛇。”

可是仍旧慢了一步，小蛇已让明明一夹两断。待得明明听清这蛇是林斌饲养之时，小蛇已死，回头看着林斌歉然不已道：“怎么办，斌哥，我不知道这小蛇是你养的，我今晚怎么老做错事，惹你不高兴。”

林斌摇摇头，泰然说道：“算了，反正这条蛇也没什么用处，我只不过养来好玩而已。你坐好，我有话问你。”

明明乖乖地坐在林斌对面，问道：“你要问我什么？”

林斌道：“明明，你到底姓什么？”

明明道：“你这人怎么回事，我不是对你说过？我自小就跟在师父身边，师父说我是一个弃婴，我姓什么，师父却说不知道，我怎会知道！”

林斌道：“你的……”他想问她胸前两乳之间，是不是有一颗红

痣？但他无论如何觉得无法问出口来，林斌忙改口道：“你的相貌很像我那义母。”

明明道：“当真，那你为什么不带我去见她？”

林斌望着明明，略为思索了一下，说道：“好！等追回蛇皮以后，带你去见我义母，现在我们回去吧，贾亚让你点了穴道还是早些解开为是。”

林斌拉着明明走了回去。

几天后，林斌等三人来到了大名府，他们走进南门，顿感人潮拥挤，林斌手拉明明而行。突见身后的贾亚挨身而前。林斌顺着贾亚挤向的人堆走去，见前面两个四十多岁的武师并肩走进城市，一人肩背着一个黄绫包袱，霎时，贾亚已挤到两个武师的旁边。不知怎的，贾亚脚下一滑，一个站立不稳，身子刚巧倒向背包袱的武师身上。这武师急忙伸手去扶贾亚一把，贾亚像点点头表示谢意，继续前走，眨眼之间已消失在人潮中。林斌看去，背包袱的武师背上黄绫包袱已然失去，而这武师仍然不知，在人群中挤出城门。林斌当即知道黄绫包袱已到贾亚手上，他微微一笑，紧一紧握着明明的手掌，对明明道：“快走，大概金光蛇皮已到贾亚的手里，我们赶快去找他，别让别人又抢去了。”

林斌和明明进了大名城，只走了两条街，就发现贾亚留下的标记，找到了一家名叫悦来的大客栈，两人直往里走，店小二像已得到嘱咐，径领他们到后进的雅房，贾亚早已等候在房里。

店小二退出后，林斌见四下别无他人，开口问道：“你刚才到手的黄绫包袱，是不是金光蛇皮？”

妙手神偷贾亚忙在床下拿出黄绫包袱，边解边道：“不是，是一支老参。”

林斌双眼一瞪，道：“既不是金光蛇皮，你为何下手偷别人的东西？”

贾亚期期说道：“这不是一支普通的人参，这么大的人参少说也有三四百年气候，在练武的人看来，这是难遇的珍宝，小的特地拿来

献给主人，可以增加主人的功力。”

明明见说，放眼一看，这支人参粗若儿臂，走过去正要拿起来看。

林斌忙喝道：“别动。”

转对贾亚道：“我不稀罕什么增加功力的珍宝，你赶快送还人家。”

明明插言道：“你这个人怎么啦！别人好心为你，不要就不要，何必发这么大的脾气？贾兄，你送还人家吧！”

贾亚无言地包起人参，提着向门外走去，林斌又阻止道：“慢着，刚才我见那两位武师也落在这店里，你先别忙着去，免得又起误会，先放着，查看他们住在哪一个房子，晚上才暗中送回。”

这一夜，他们三人分住并排三间房子，最后一间是贾亚住，明明住当中一间，林斌住最前面的一间。林斌回房时，看见隔壁的房内走出一人，正是进城时背黄绫包袱的两个武师之一。林斌知道他们就住在隔壁，更留下心来注意隔房的动静。

林斌自从学会般若禅功，每天晚上都以坐禅调息代替睡觉，这一晚他既然要留心隔壁，想要探出他们的底细，自是更为注意。

定更过后，住在隔壁房间的两个武师像是在外奔跑一个晚上才分别回来，但听他们中的一人说道：“老大，这次我们聊城二义可丢人丢到家了，人参背在身上居然让人家不明不白地做了手脚。我们二义在北五省的面子，跑了半天居然探不出一些线索，我说老大呀！我们还是回去吧！也别去参加什么拿云手管震锋的六十大寿了。”

另一人道：“不，东西丢了就算了，管老前辈的六十大庆，我们兄弟不能不到。但是我很奇怪，要是瞧不起我们聊城二义还自可说，而这东西又是送给管老前辈的寿礼，竟在管老前辈的眼皮下做了手脚，难道这人竟敢不给管老前辈的面子？说来真有些不能使人相信。”

林斌又听那人说：“老大，你忘了这支人参是我们兄弟在长白山冰雪地下费了两三年的时间，千辛万苦才得到的一支老参？一心孝敬他老人家，现在没了东西，我们如何前去？”

那被称为老大的人答道：“管老前辈的六十大庆，我们如何能不

到？这样吧！老二，明天我们上街选购一两件重礼充数算了。”

老二道：“可是我们一时又去哪儿买到那可以充数的重礼？”

林斌听到此处，心底下打了一个主意，轻轻地走出房来，拨开贾亚的房门，走进去问道：“管震锋是什么人物？聊城二义又是什么人？你可知道？”

贾亚道：“这三人小的也只是耳闻，管震锋是大名城人氏，为人慷慨好义，家中富有，不管是黑白两道人物莫不与他有些交往。只要是武林朋友，遇有急难，有求必应，江湖上送他一个外号叫拿云手。武功也很了得，名头不逊于河洛一剑朱剑夫前辈。至于聊城二义，武功虽说平平，可是在鲁西一带名气不小，为人也很正派，老大叫江宗义，老二叫江崇义。”

林斌道：“你拿的这支人参，就是聊城二义送管震锋的寿礼，他们就住在隔房，刚才我听他们说管震锋做六十大寿，照你说来，他交游如此广阔，此次寿辰必招来豪客，我们趁此混进去一探消息，看看是否能够得到金光蛇皮的下落。你将人参给我，拿去送还聊城二义，藉此套上一些交情。一切顺利时，我和明明随二义一路前往祝寿，你自己设法混进去。”

林斌将黄绫包袱提起正想回房里去，明明此时已一脚踏进房来，问林斌什么事情。林斌将将才的话向她说了一遍。明明一摇头道：“你将人参送还别人，你去祝寿送什么礼物？”

林斌摇摇头道：“我倒没想到这一点，明天我们去买一件贵重一点的礼物也就是了。”

明明笑道：“你既冒称祝寿而来，哪有临时买礼物的道理？你非要露出马脚来，人人注意上你，看你怎么探听消息。”

林斌皱眉道：“那怎么办？我身边没什么值钱的东西。”

明明做个鬼脸道：“问我呗！你为何不请教我呢？”

林斌微笑道：“你何必和我卖关子，有什么好办法赶快说出来！”

明明从怀里取出拇指头大，闪闪发光的明珠道：“你看这两颗珠子是否合用？”林斌惊讶道：“太合用了，你哪来的这么大的明珠？”

明明笑道：“你忘了我们一同抢夺珠宝的事吗？这次我下山，带了二三十颗大珍珠。”

次日一早，林斌与明明同到隔房拜候聊城二义，林斌一进门就自我介绍道：“在下姓林名文武，舍弟林明，在下兄弟久慕贤昆仲侠名，憾未识荆，今不揣冒昧，登门求见，唐突之处，还请勿怪。”

聊城二义突见两个十四五岁的少年登门求见，不由深感意外，但见二人风姿俊朗，仪表堂堂，尤其是小的一个生得更是风情佚丽，貌若春花，只是略带脂粉气。虽然事出突然，但聊城二义却也决不失礼，老大江宗义一抱拳道：“岂敢，岂敢，不知贤昆仲有何见教？”

明明道：“我兄弟二人此次从江南北来，专程为向管老前辈祝寿，但我们只是慕名而来，与管老前辈素无渊源，二位此来亦必是为祝贺管老前辈的寿辰，不知可否请二位代为引见？”

老大江宗义虽知管震锋为人好义，朋友满天下，但见眼前二人的年纪不大，且没有一点武林人物的气派，不知意为何，一时之间答应也不是，不答应也不是，迟疑半晌说道：“贤昆仲所言不差，在下兄弟此行正是为管老前辈祝寿而来，但因另有别情，是否前去祝寿，还未决定。”

林斌昨夜已将他们二人说话听得一清二楚，知他所言另有别情乃是因为失去人参之故，一时又未找到适当的寿礼，所以感到了为难，当下说道：“敢问贤仲是否遗失一支人参？”

老二江宗义应声站起，神情紧张地道：“阁下是哪路朋友？”

林斌知他们误会，忙道：“请江兄别误会，在下也是昨日天黑前进城的，见二位身背一个黄绫包袱后来城门人多拥挤，在下兄弟二人稍在城门等了一下，发现一个黄绫包袱，掉在地下没人拿，在下过去一看，知道就是两位身背之物，如果二位遗失的是人参，那就没错了。”

江宗义高兴地道：“不错，我们兄弟两人正为失去人参烦恼？请问阁下拾到的人参现在何处？”

林斌道：“在下就住在隔壁，明弟，你把那包人参拿过来。”

明明过去拿了黄绫包袱来，林斌当面打开让二义过目，看是否他

们的原物。二义见是自己失去的东西，不由得千恩万谢。这一来，他们的交情自然更深了一层，聊城二义为感谢林斌二人送还失物，老大江宗义想了一想道：“二位古道侠肠，在下兄弟深为感佩，今日正值管老前辈寿诞生日，请二位准备一下，我们这就前去，由在下兄弟代为引介。”

不久，悦来客栈走出了四个人，他们向北门方向而去，他们来到一家门前，正是贺客盈门，热闹非常，林斌暗忖：“这管震锋确是交游广阔，倒要看他究是何等人物。”

聊城二义与林斌、明明等投进名贴，不一会儿迎出一位面如满月，精神矍铄的高大老人，老人身后跟着两个中年人，林斌暗忖：“这人想必是管震锋了。”

果然，老人见面之下，抱拳当胸，对聊城二义道：“管某贱辰，劳二位远道而来已感荣幸，怎敢再受二位厚礼，还有林朋友的厚赐，更是不敢当，江兄快请为管某引见。”

老大江宗义遂代介绍，林斌抱拳道：“林某兄弟久慕管老前辈大名，今特来祝寿。”进入大厅，寿堂里已摆下二十多桌酒筵，坐满了三山五岳的英雄好汉，林斌与明明二人年纪虽小，两颗明珠的重礼价值万金，而聊城二义又是响当当的人物，因之管震锋将四人引到首席上去。

二义深自谦逊，拣了首席邻座空位坐了下来，林斌和明明也跟着坐下，但经不起管震锋的坚持，乃移坐在首席的末位上。

满座的武林豪客，见管震锋将两个十四五岁的美少年让在首席，不知道这两个少年是何等人物，不禁交头接耳，纷纷揣测。不一时，酒过三巡，管震锋起身抱拳道：“因管某贱辰劳动各位实在不敢当，今以水酒奉敬，聊表谢忱。”

林斌望着一条长案上堆积如山的寿礼，赫然发现了那张久寻不见的金光蛇皮，这一惊直是非同小可，不由心下暗暗盘算，如何将之取回。

一阵互相敬酒之后，管震锋又道：“管某承各位朋友厚爱，盛会难

得，管某愿将寿中的一件献与诸位。”

一指金光蛇皮道：“这张蛇皮是妙手空空汪行汪老弟所赠。”

说到此一顿，眼光扫向左边第一席上。所有的人跟着看去，只见一个身材瘦小的中年汉子手举酒杯，面带微笑，这人正是妙手空空汪行。管震锋继续道：“这张金光蛇皮乃是稀世奇宝，汪老弟费尽心机才得到手，但管某认为天地间的至宝必须有德者居之，故今藉此机会献与有德之士。”

席上众人听来，一阵骚乱，有的猜测管震锋必是送给张三，有的说送给李四，议论纷纷。

管震锋继续道：“以管某愚见，以此蛇皮为彩，藉机互相观摩技艺，但不论文比武比千万不得伤了和气，点到为止。”

在座者都是武林人物，谁不想在人前显耀，群伦夺魁，且可得此稀世珍品？故而人人都是心中跃跃欲试。只有林斌不想以武力压取，希望贾亚能以神偷之技像在长安盗鏢旗一样到手，所以他双眼尽在厅上溜，不住找寻贾亚，当他发现贾亚的位置时，大厅中央已撤开了几张酒席，空了出来作为比武之地。

只见一个二十多岁的高大青年已走进场中，此人立定后，向四周抱拳道：“在下魏尧，没甚么绝学，只会一手三截棍，在各位面前现丑。”

说完拉开架式，三截棍的钢环“哗啦啦”作响，舞来倒也虎虎生风，显得有些蛮力。一套三截棍使毕，魏尧略带得意地向管震锋一抱拳，既不说话也不退下。

管震锋鼓掌称好，然后用眼一扫全场。

忽地场外跳进一人，喝道：“魏朋友三截棍技艺高明，吴某来领教几招。”

魏尧见有人索斗，两眼一瞪道：“吴朋友瞧得起我魏尧，那是最好不过。”

魏尧不等对方答话，三截棍呼地一声已向对方砸去，姓吴的见对方是个愣小子，也不计较他说的混话，一领手中刀，两人已打在一起。

魏尧的三截棍招式上虽无甚出奇，但也力沉棍猛，最初几招将姓吴的逼得步步后退。

而姓吴的手中刀确是受过高人指点，十余招过后已然扭转颓势，将魏尧罩在一片刀光之中，不到二十招，“哗啦”一声，魏尧三截棍被砸出手。

魏尧满面绯红，拾起地下三截棍，一声不响退出厅外。

如此这般地连换了十多人，林斌见这些人都是武功平常，心里不禁奇怪。

明明在旁轻声道：“斌哥哥！你何不下场一试！别让蛇皮给人取走了。”

不知何时江宗义站在他们的背后，林斌回头见是二义兄弟忙道：“江兄有何指教？”江崇义道：“贤昆仲是否有意一显身手？”

林斌笑而不答。江宗义是老实人，见林斌二人年轻且一表斯文，纵然会些拳脚，武功也不会高到哪里，感他送还人参，故处处为他们着想，因而道：“刀枪无眼，不参加也罢！而且在座的人有不少武林高手，说不定少时他们为了得此奇珍，不惜性命相博，为这身外之物，何苦冒此大险？”

他哪知林斌与这张蛇皮的关系？更哪知林斌此来全为此物？林斌知江宗义一片好心，微笑道：“江兄说得是，小弟正想开开眼界，怎么刚才下场的人却是些武功平平之辈？难道……”话未说完，林斌一眼看见在场的二十多岁的青年，一支剑连胜二人，而且胜得极为轻松，仅仅八九招就交将对方打败，正威风凛凛地站在这场中。

此人一出场，只是林斌与江宗义几名话的当口即胜二人，可知其武功比之前些出场者要高明甚多。

明明见这年轻人在场耀武扬威，再无别人下场，像是人人对他有些顾忌，明明早已手痒，此时更耐不住，跃然而起，想要下场。

林斌深知这位明妹妹是个喜欢闹事的人，无事尚且找事，何况有这机会？今见她立起，忙将她拉住，小声道：“先别下场，我们看一会儿再说。”

只在这一迟缓之时，一个中年汉子已走进场中，执定一对鹰爪钩，已与使剑的青年打了起来。林斌和明明一看，见下场之人正是妙手神偷，林斌知道他的能耐，此时见他下场，全神贯注，明明也只有坐了下来。

江宗义见二人举动，已知二人有意争夺蛇皮，怕二人冒险，又善意地道：“使剑的青年名叫周靖，是北剑恒山派的弟子，一手乾罡剑法很是了得，在年轻的一辈很有些名气，已可算是二流好手。在座的固然有不少人武功比他高强，可是他是管老前辈的总管周天禄侄儿，据说周总管是丐帮铁筷子余乐义老前辈的弟子，手上一双铁筷子已得余老前辈的真传，江湖少遇对手，大家碍于周总管的面子，所以没人下场和他争夺，不知这使钩的是什么人，居然下场与周靖一争长短，未免太不自量了。”

明明听得心里很是不服气，很想顶他几句，正待开口，蓦见林斌频频以目示意，遂忍住不说。

林斌回看场中，周靖一手乾罡剑的是不凡，确系恒山真传，贾亚较之确是力差一筹，他的双钩本是锁拿刀剑的兵刃，但不仅不能奈何人家，反而被周靖一支长剑迫得连连躲闪。

明明奇怪道：“斌哥哥！你看，怎么贾亚这样不顾性命？”

林斌道：“这人打不过人家就会无赖地打，以前他和陶振武相斗也是如此，明弟，你去替他下来。”

明明高兴地应了一声，人刚站起，场内传出“当啷”两声，贾亚两支鹰爪钩已被磕飞。

管震锋哈哈笑道：“周少侠年少有为，金光蛇皮正是物得其主，少侠拿去吧！”

周靖高兴已极，正待步上前去取蛇皮，明明已一跃进场，大声道：“慢着，我林明想要讨教几招乾罡剑法。”

明明这一出现，场外众人无不投以诧异的目光，明明看来是个弱不禁风的美少年，双手空空，如何能与周靖一代好手相比？

周靖估计绝非自己敌手，不愿伤他，因而道：“阁下一派斯文，还

是不斗为是，免得伤了和气，要是阁下愿意，我们交个朋友如何？”

明明脸上一红，凤目倏张，说道：“谁要和你交朋友？你若胜不了我，蛇皮就别想动。”

明明这一动怒，周靖看来不禁眼睛一亮，暗道：“这人要是女孩该有多美啊。”

明明见周靖只管看她，小脸更红，心里更气，探手衣底一抖，手上多了一条金光闪闪的龙头软鞭喝道：“喂，你这人呆看什么？”说罢，龙头软鞭呼的一声，划过周靖面门。

周靖眼前一花，忙退后一步，舞起长剑迎了上去，两人这一上手，各展绝学，与前数场大不相同。

周围的人更是啧啧称怪，想不到这个如此娇弱的小孩，武功如此高明，尤其聊城二义，当明明入场时，怕明明不是周靖敌手，今见明明一上手就是精奥的招式，心下既惊且喜，暗忖：“这二人深藏不露，看来林氏兄弟师门必然了得，这种朋友非得好好地交上一交不可。”

但是他们还是耽心明明年纪过轻，不是周靖敌手，老大江宗义对江崇义道：“老二，林小侠兄弟乃我们的朋友，聊城二义不能无义，要是林小侠胜了便罢，如有危险我们要及时出手，别让他伤在人家手里，我们二义的面子也不好看。”

林斌听他们在背后的谈话，心下感激二义的好心。

这时周靖的一支长剑有如灵蛇，在明明鞭影中游走不定，攻守自如，紧密处，但见白光闪闪，不见人影，明明的一条软鞭有如矫矢神龙，在空中飞舞盘旋，舞成一团金光，将周靖团团围住，一团金芒白影，滚来滚去，哪里还分得出谁是谁来。

二人这场打斗，不仅满座豪客心头喝彩，就是威镇冀南的拿云手管震锋也赞叹不已。

倏然，场中金芒白影骤敛，人影乍分，众人看去明明的长鞭被周靖宝剑缠住，周靖则紧握长剑不放，功贯右臂想将长鞭挣脱。

林斌看得不禁心下一惊，暗怪明明不智，明知内力不足，为何要舍长取短，有心下场化解，又怕授人口实。

此时明明已尽全力，满头大汗，不仅未能将周靖的长剑扯下，反让周靖拉得一步步向前走去。明明急中生智，反手一送长鞭，周靖收力不住，倒退数步，一个立身不稳，仰身栽倒。

明明趁势飞身而上，展出莲花指法点向周靖前胸五大要穴，周靖来不及还手，身子一滚，正当此际，突然飞进二人，一人手持点穴镢砸飞长剑长鞭，一人手执一双铁筷子，疾点明明腕脉。“啪哒”声响，人影一分，周靖已站了起来，场内除周靖明明之外，多了二人，一个是聊城二义的江崇义，一个是四十来岁的中年人，正是管震锋的总管周天禄。

明明满面怒容说道：“周总管以二敌一，乘人不备暗中下手，我林明虽然年幼，倒要领教领教。”

周天禄老脸通红道：“聊城二义为阁下助拳，又该如何解释？”

江崇义不好意思道：“周兄别误会，江某旨在救人，别无他意。”

周天禄听得脸上又是一红道，竟然恼羞成怒，朝江崇义冷笑道：“江兄既然有意，周某愿一领二义绝学。”

江崇义为势所迫说道：“林小侠请休息一会儿，既然周兄指名相邀，江某少不了向周兄领教几招。”

江崇义明知不是周天禄的对手，但聊城二义乃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哪经得起周天禄指名叫阵。江崇义心忖：“自己绝非周天禄的对手，何不改变方式，纵然败却，也要留些颜面。”

当下笑道：“周兄，你我俱都是有年纪的人，不必刀剑相搏，改改比划方式如何？”

周天禄心想：“不管你出何花样，自己绝无所惧。”

遂也落得大方地笑道：“如何比法？任凭江兄出题！周某接着就是。”

江崇义道：“我们就以囊中暗器博取在座高人一笑如何？”

周天禄道：“但凭江兄吩咐，周某学步。”

江崇义说出了比斗暗器的手法，一时众人让开大厅中间退到两旁，早有仆人遵照吩咐，在厅上点燃七支蜡烛，不规则地插在地上。

江崇义站在二丈开外，掏出七支瓦面镖以连珠手法打出，七支蜡烛应声熄灭，而且支支火焰齐被打掉，长短分毫不差。

周天禄微微一晒，吩咐仆人重新点燃蜡烛，取出七枚铜制钱，以满天花雨手法打出，但闻嘶嘶连响，七烛同灭。

正在这时，忽听一个苍老的笑声道：“二位暗器确是绝技，莫某手痒，也来现丑如何？”

众人循声看去，一个黑脸黑衣汉子下走了出来，胸前绣着五个栩栩如生的乌蜂。林斌心底一怔，暗道：“这是乌蜂帮的人，由他胸前的乌蜂数目看来，地位甚高，此人是谁？”

但听有人大声道：“难得莫堂主为大家表演回旋的绝技，快将蜡烛点上。”

林斌恍然大悟，暗道：“我说是谁？原来是乌蜂帮蜂堂堂主黑脸屠夫莫良，怎么管震锋与他们也有交往？”

只见黑脸屠夫莫良慢步走入场中，态度至为傲慢，手拿几颗鸽卵大的钢丸，身形站定，右手一扬，一颗钢丸脱手打出，向左边第一支蜡烛缓缓飞去，到了蜡烛前，绕着蜡焰两匝，带起一阵轻风将火焰拂得摇曳不定。倏地，钢丸力道突泄，落在烛焰中心，将蜡烛打熄，这正是回旋镖的手法。

接着，黑脸屠夫莫良又将第二颗钢丸打出，如第一颗钢丸一样，如此第三颗第四颗……直至第七颗打完，七支蜡烛也全部熄灭。

莫良傲然道：“在下这一手不成气候的打法，是否可以获得那张金光蛇皮？”

管震锋道：“莫堂主回旋镖绝技，应得金光蛇皮。”

厅上宾客大半鼓掌附合，只有少数人保持缄默，无所表示。

明明焦急地看着林斌。

江宗义小声地对林斌道：“莫良武功已臻绝顶，在座虽有人心下不服，但震于乌蜂帮的势力，敢怒而不敢言罢了。”

林斌问道：“管老前辈好像与他们关系甚厚！”

江宗义答道：“管老前辈不愿开罪黑道人物，故来者不拒，与乌蜂

帮并无特殊渊源。”江宗义、江崇义二人忙不迭去拉林斌，想阻止他不要犯险。可是林斌已一个箭步跳落场中，大声道：“管老前辈且慢，让我林文武也来现丑一番，看是否比莫堂主的回旋镖高明些。”

全场闻声立即静了下来，所有的眼睛集中林斌一人身上，谁也不相信眼前这十五六岁的小孩会有惊人绝技压倒威震武林的华山派暗器。尤其莫良更不屑地看着林斌道：“你有何绝技，敢与老夫相比？”

林斌微哂道：“莫堂主这手暗器不算什么，请莫堂主暂时退过一旁，如果我林文武的暗器手法不如莫堂主的回旋镖，当然不会硬将金光蛇反留下。”

莫良冷冷地一哼道：“看你如何！”

聊城二义不禁为林斌捏把冷汗，深怕林斌惹火烧身，明明对林斌是无条件地信任，见状说：“二位别慌，我哥哥办法可多哩！”

林斌泰然地叫人将蜡烛燃上，站在刚才莫良的位置，掏出七颗铁棋子，向众人抱拳道：“刚才莫堂主所使的叫回旋镖，在下这手法叫飞蝗满天。”

言罢，手一扬，七颗铁棋子同时飞出，大家以为他以满天花雨打法，可是等铁棋子到了蜡烛前面，竟是每颗棋子绕着一支蜡烛旋转飞舞，烛光仍然明亮如故，毫不受到影响，惊得众人目瞪口呆，出声不得。片刻，林斌突然大喝一声道：“灭！”

噗的一声轻响，七颗铁棋子同时分别落在烛心，七支蜡烛立即熄灭。

林斌向四周一抱拳道：“林文武现丑了。”

管震锋首先鼓掌叫好道：“蛇皮应归林小侠。”

林斌正想上前接取蛇皮时，突闻一声：“慢着，蛇皮给我留下。”

原来说话的是妙手空空汪行。

林斌问道：“阁下是否也要与在下比比暗器？”

汪行摇摇头道：“不，林小侠的暗器已是天下无双，汪某想要领教领教轻功。”

此时，黑脸屠夫莫良插言道：“请问林小侠师门可是华山派？”

林斌见问，知莫良因他使用回旋镖，怀疑自己是华山门下，若说不是华山派，必有更多的纠缠，遂道：“在下是不是华山门下，请莫堂主待林某先与这位汪兄比过轻功后再谈。”

说着转头对妙手空空汪行道：“汪兄要如何比法，请划出道来。”

贾亚不知何时已来到场边，他早闻妙手空空轻功了得，故有意刁难汪行，道：“汪行，金光蛇皮是你送给管老前辈的，如今管老前辈转赠有德之士，难道你送出的东西，还想取回么？”

汪行脸上一红，打个哈哈道：“阁下想必是妙手神偷贾亚了？我们虽然并未见过面，但从阁下的装束及兵刃看来，在下所猜料必不错。我们是志同道合，今后还请多亲近，这金光蛇皮既是汪某人送出，哪有收回之理？不过因见林小侠武功精湛，藏而不露，深恐当面错失高人，藉此领教领教而已。”

贾亚不放松地说道：“如阁下获胜，将如何处置这金光蛇皮？”

汪行笑道：“要是汪某侥幸得胜，你想在座如许高人，他们会让汪某轻易取走吗？处置一节，阁下未免想得太早了。”

贾亚讪讪地道：“阁下既然不想取回送出之物，就是争到手，也是无法带走，那又何必多此一举，比的什么轻功？”

汪行奇怪道：“贾亚，你处处在替林小侠说话，究竟林小侠是你什么人？”

贾亚缓缓答道：“林小侠是我贾亚的主人。”

此言一出，全场哗然，大家暗忖：“一个顶天立地的成名人物，竟然甘为人仆，如此看来，林文武必非常人。”

汪行对贾亚道：“冲着你，我今天与林小侠比斗，如汪某饶胜自不必说，要是汪某败了，愿效阁下终身追随林小侠左右。贾亚，这一来总可使你明白我汪行是诚意领教，而非抢夺金光蛇皮了吧？”

北盗汪行口中虽然说得好看，其实他自负轻功了得，又欺林斌年幼，轻功提纵不会太过高明，林斌见此情形忙道：“汪大侠不可如此，林某年幼无知，实在不敢。”

北盗汪行微微一笑，语带揶揄地道：“林小侠别忙推辞，你自问准

能胜得我吗？”

林斌赧然不语，汪行又道：“现在已布置好了，汪某可要先行献丑了。”

汪行上身不动，双脚微移，已如行云流水身法轻灵美妙，行过之处，细沙上现出一个个极浅的脚印，要是目力稍差简直看不出来。林斌不由暗忖：“汪行这一手想必是登萍渡水之类的轻功，不知朱伯伯教我的踏雪无痕是否可以胜他？”

他思忖片刻，转对管震锋道：“管老前辈，可否将厅前的画眉鸟借我一用？”

管震锋不知他是何用意，只得点头道：“林少侠尽管吩咐。”

众人也都是一样，对他此举均报以诧异的凝视。

林斌取下鸟笼，缓步走到屋子中央，向明明道：“明弟，请你守住大厅口，等我放出飞鸟时，它必向大门飞去，你只将它吓回来就好。”

说罢随手打开鸟笼，画眉鸟一冲而出，林斌只静静地站在原地，见小鸟惊慌地一个转折，向大门飞去。这大厅高三丈，宽也不下五六丈，但却无窗，只有内外两个门，小门有门帘挂着，大门敞开，故小鸟稍一转折就向大门口飞去。明明早已蓄势等着，不待鸟儿飞到，脚下一使劲，人已凌空拔起，双手连挥，鸟儿见有人影拦堵，忙又转向飞回，在大厅中四处飞扑。

此时，林斌一声献丑，接着凌空而起，疾向飞鸟扑去。

但是飞鸟反应甚快，见有人飞扑而来，尾部微摆，疾向左侧掠去，林斌身在空中，见飞鸟改变方向，忙双手虚空一划，在空中身形微停，接着双肩一晃也改变方位，直向飞鸟追去。飞鸟见追敌不舍，头部一昂，双翅疾扇，冲霄而起。

林斌身子也直直向上冲起，他在空中这一转折，在场之人发出一声惊咦之声，有人大叫道：“玄玄轻功！”接着是众人连声惊呼：“玄玄轻功！”

林斌已在此时轻舒猿臂将飞鸟抓住，然后轻轻飘落在屋子中央，遂将手中画眉鸟放回笼里，转对汪行道：“金光蛇皮该归我了吧？”